

## 东部裕固语的领宾格研究

鲁春林

包头师范学院 内蒙古包头

**【摘要】**本文探讨东部裕固语名词的领宾格特征及其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特殊性。东部裕固语将传统蒙古语中分立的领格与宾格合并为单一领宾格形式，兼具领属与宾格功能，附加成分为-i:n、-n、-ə。通过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如达斡尔语、东乡语）对比，分析领宾格可能源于共同蒙古语的分化或合并，并探讨其形式与蒙古语领格、宾格附加成分的对应关系。语义上，领宾格可表达领属范围、整体部分、质料、时间属性及时位概念；语法功能上，其既可充当定语修饰名词，也可作为直接宾语。领宾格的“省略”现象认为无显性标记时可通过主格或其他格形式表达相同意义，并涉及格交替现象。本研究基于结构主义方法论论证领宾格形态句法特征的独立性，尝试通过该个案为阿尔泰语系格系统演变研究补充新的类型学观察。

**【关键词】**东部裕固语；领宾格；交替使用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9 日

**【DOI】**10.12208/j.ssr.20250127

### A study on the Genitive-Accusative case in Eastern Yugur Language

Chunlin Lu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enitive-accusative case features of nouns in Eastern Yugur and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e Mongolic language family. Eastern Yugur exhibits a unique syncretic case form, combining the separate genitive and accusative cases of Classical Mongolian into a single morphological unit, marked by the suffixes -i:n, -n, and -ə, which simultaneously encode possessive and accusative function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other Mongolic languages (e.g. Dagur and Dongxia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rigins of this syncretism, suggesting it may result from either the divergence or convergence of case markers in Proto-Mongolic, while also examining the form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se suffixes and the genitive/accusative markers in Mongolian. Semantically, the genitive-accusative case expresses a range of meanings, including possession, part-whole relations, material composition, temporal attributes, and locative-temporal concepts. Syntactically, it serves dual functions as both a nominal modifier and a direct object. The phenomenon of “omission” is analyzed as a case alternation, where the absence of overt marking allows nominative or other case forms to convey equivalent semantic roles. Adopting a structuralist framework,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e morphosyntactic independence of the genitive-accusative case and, through this analysis, contributes new typ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the study of case system evolution in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Keywords】** Eastern Yugur; Genitive-accusative case; Grammatical interchangeability

#### 1 问题的提出

在阿尔泰语系的语法体系中，名词的格范畴占据核心地位。针对蒙古语族语言的格系统，学界普遍认同主格采用零形态标记这一观点，但在领格与宾格的关系上则存在显著分歧，主要表现为“合并”与“分化”两种对立解释——即究竟应将其视为统一的领宾格，还是保留领格和宾格的独立形式。以清格尔泰、托达耶娃及

舍·罗布苍旺丹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区分领格和宾格，认为二者在蒙古语族中具有独立的语法地位。其中，舍·罗布苍旺丹与勒·宝鲁特在其著作《蒙古诸语言比较研究》中，通过历时与共时分析，系统论证了这两种格的起源及其功能分化路径。从类型学视角看，蒙古语族语言的格系统通常包含主格、领格、宾格、方位与格、从比格、工具格、联合格以及移位格等八大基本类别，

构成复杂的语法网络。

东部裕固语名词的格主要有7种：主格、领宾格、与位格、界限格、凭联格、联合格、方向格。在东部裕固语中领宾格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既有领格功能，又有宾格功能。因此，命名为领宾格。

## 2 东部裕固语的领宾格

### 2.1 领宾格的形式

东部裕固语领宾格的附加成分：-i:n、-n、-ə。

蒙古语族语言的领宾格形态同时具备领属关系和宾格关系的语法功能，其语法意义涵盖所属范畴和直接宾语关系。该语法形式通过在名词词根后添加特定词缀形成，附加成分的黏着构词方式构成了领宾格的形态特征。

针对这一语法现象的学术观点，清格尔泰、舍·罗布苍旺丹、勒·宝鲁特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其中，舍·罗布苍旺丹和勒·宝鲁特在《蒙古诸语言比较研究》中构建了历史语言学的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领格与宾格的语法化进程。研究指出，领格标记 -ni 的历史演变路径可追溯至古代蒙古语的语法成分：词末辅音 -n 与领格后缀 -u 的语音融合过程中，经历了音位变体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现代蒙古语族语言中的领格形式。德力格尔玛也持有此观点。在《东部裕固语与蒙古语》中保朝鲁的见解是：“以一个领宾格形式表示蒙古语领格和宾格两个格的情况在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莫戈勒语里普遍存在。对此目前学界存在着‘合并’说和‘分化’说两种不同的意见。‘合并’说认为在共同蒙古语中这两个格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后来发生了合并。‘分化’说认为蒙古语的领格和宾格是从古代同一个格的形式分化而来的。”<sup>[1]</sup>“对东部裕固语来说，有两点需要进一步探讨。一点是该语言的领宾格究竟是反映了合并后的结果呢？还是反映了分化前的状况呢？这是弄清它的发展变化过程的问题。另一点是东部裕固语的领宾格附加成分 -i:n、-n、-ə 三者和蒙古语的领格和宾格附加成分 -yin、-un/-ün、-u/-ü 和 -i、-yi 如何对应的问题，这是探索附加成分来源的问题。”<sup>[2]</sup>

历史文献学的证据显示，古代蒙古语文本中已出现领格标记与宾格标记的混用现象。现代东乡语的领宾格通过 -ni、-ji 等附加成分体现，这种形态结构同时承载所属关系与直接宾语的语法功能，其语法表现形式与蒙古语传统语法体系中的领属格、宾格具有类型学上的对应性。这种跨语言的形态相似性为探讨蒙古语族语言的语法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 2.2 领宾格表达的意义

分析领宾格结构中的语义关系，对准确地理解名词领宾格具有重要意义。蒙古语族语言的领宾格表达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示领属范围意义、表示一个整体的部分、表示质料、表示时间的属性、表示领格名词与时位词结合，表示不同的时位概念等。

(1) 表示领属范围意义。作为该语法结构最基础的语义表达层面，领宾格形态系统承担着领属关系的语法功能，这种语义关联构成其句法结构的核心语义基础。例如：

东部裕固语：gadi:n nəkən-də[领宾格] kurgədz ba: gəni:  
石头 洞[为] 送了 据说  
送了石头洞中。

(2) 表示一个整体的部分，例如：

东部裕固语：'tʃi: edʒen-də[领宾格] ere gu:r tarac burə:-su  
你 我[给] 公牛 酸奶  
edʒen u:ku.  
发-如 喝  
你给我喝酸奶。

(3) 领格名词与时位词结合，表示不同的时位概念。例如：

东部裕固语：andərg-i:n[领宾格] tendə kursən - βai.  
狼[的] 旁边 到了  
到了狼的旁边。

### 2.3 领宾格的语法功能

蒙古语族语言的领宾格形态在句法结构中承担着核心语法功能，具体表现为作为定语成分和宾语成分的语法角色。在现代蒙古语的语法体系中，定语功能由领格形态标记实现，宾语功能则通过宾格形态标记完成；而在东乡语、达斡尔语、保安语、土族语及东部裕固语等语言中，这两种语法功能采用单一语法形式实现，形成了与蒙古语不同的语法分野。

(1) 领格名词主要在句子里充当定语。例如：

东部裕固语：naq-i:n[领宾格][定语] təlçəidə niqə fədzək-i:n  
松树[的] 顶 一个 喜鹊  
saŋ bəinə βai.  
窝 有  
松树顶上有一个喜鹊窝。

(2) 东部裕固语的领格成分能够充当直接宾语。

东部裕固语: *nigə uɣur andərga bəd-i:n*[领宾格][宾语] *heldege*

一 窝 狼 鹿[把] 追赶

*jaβ- βai.*

走

一窝狼追着鹿走。

#### 2.4 领宾格“省略”与交替问题

蒙古语族语言语法体系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形态句法现象,即无需显性的领宾格形态标记即可实现该语法范畴的语义表达。学界传统上多将此类现象归因于语法成分的省略机制,这种语言现象并非蒙古语族独有,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中亦存在类似表现,相关研究多采用“隐性语法范畴”或“语法成分省略”等理论框架进行阐释。高·照日格图教授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阐释,认为该现象本质上是不同语法形式对同一语法范畴的功能承载(高·照日格图,1997)。该理论建构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框架,着重强调语法形式的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根据这一理论视角,所谓的“隐性”或“省略”现象本质上是语法形式的零位变体,具体表现为主格形式承担领宾格语法意义的特殊表达机制。在语法功能层面,领宾格范畴与位格-与格范畴存在着功能交叉现象。这种语法交替表现为领宾格形式可实现位格-与格的语义功能,反之亦然。这种跨范畴的语法功能转移现象,为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的形态句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类型学证据。

#### 参考文献

- [1] 保朝鲁,贾拉森. 东部裕固语与蒙古语[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157.
- [2] 哈斯巴特尔.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格的范畴[J].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1982(3).
- [3] 高·照日格图. 蒙古语族与突厥语族语词汇比较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0.
- [4] 孟达来. 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5] 哈斯巴根. 东部裕固语语音比较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6] 孟和宝音. 蒙古语语音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 [7] 力提甫·托乎提.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8] 呼格吉勒图. 东部裕固语基本元音比较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 [9] 赵忠德. 音系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0] 德力格尔玛, 波·索德. 东部裕固语概论[M]. 北京: 中央民大出版社, 2006.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